

44,199
4437
39



東坡集卷之十四

題跋詩詞

書蘇李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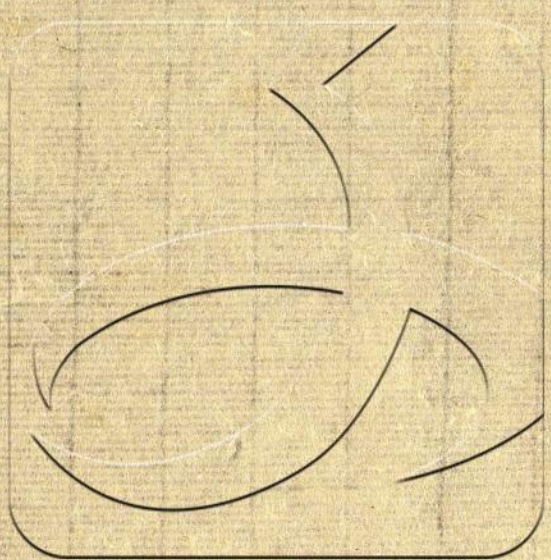
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

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鷄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邵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士人謂之山歌云

記陽關第四聲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

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新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疊則此句爲第五聲矣今爲第四聲則第一不疊審矣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
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書淵明飲酒詩後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
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
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
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
因題其後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
一部遺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
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淵明詩之首

陶靖節云平疇返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
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二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無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進

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趨林鳴嘯傲東窻下聊復得此生
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題淵明詠二疎詩

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
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
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
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
真者多矣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
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
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
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
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題鮑明遠詩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

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然雙宿是三字一云頭如刀尾如
鈎中間橫廣四角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龜字也

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
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
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子吾
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爲殤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語如此甚多
不足言故不言

題蔡琰傳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
作者也予因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
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
子猶涵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文琰之流離必在父死之
後董卓旣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
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菴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稽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癉
弦長故微鳴所謂癉者猶今俗云斂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斂故

云間遼則音癉微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
云弦長則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
龍鹿鳴鷓鴣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
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聊舉此使後之
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
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
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題溫庭筠湖陰曲後

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謹

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
君瀚爲致其書且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
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書李白十詠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
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
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
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厠鬼之罪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
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
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
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
復有偽撰者耶

記太白詩二首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
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
人携一紙文書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

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二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
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憐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
既死明月魄無彼玻璃魂念此一脫酒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
星斗俯可捫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
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
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鐙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
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

繫作裾間璫揖余以辭夫談笑聞餘香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
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常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
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
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准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
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
當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書諸集偽謬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
蘇子美家收張^長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
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
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
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
託尤不足多怪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
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

東坡集卷之四
及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
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
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
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書退之詩

韓退之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
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寓此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
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
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
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
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
其祖父公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

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詎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各程度備備然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一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伺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詎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發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蹙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詎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記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三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

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
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
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直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自平詩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唐時有
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
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
笑也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
此詩之工

書子美驄馬行

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驄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
人云此肉驄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驄礮礮連錢動當作驄
書子美黃四娘詩

子美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
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

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子美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
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
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
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
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
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
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安得禁吾有哉

記子美陋句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帆忽遇眠
飛檣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疑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
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
陋也此最其玻璃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記子美逸詩

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
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
篇予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各

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却
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與人掘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
巖密松花古村醪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
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
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
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尙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
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雜書子美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瑄之敗也唐書作陳濤邪不知
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
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
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

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

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踳踳至此至忠亦踳踳者
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驅益愁思身廢不足論躍
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
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
校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書柳公權聯句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風日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
之日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
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日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
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誦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日人皆
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
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
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
譙別後巘岷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
學問韓卽席酬之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更多盛德好將

東坡集卷之四
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疑其
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
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
或以金銀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
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九
江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
雪兒協奇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六曾有人誤
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鬣
行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癡
龍耳定辭後問郁巖峻山今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
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書李主詩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
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離世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書椰子厚詩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劔鋌誦椰子厚詩
知海山多爾耶子椰子云海上尖峯若劔鋌秋來處處割人腸若
爲化作身下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東坡集卷之四
題柳子厚詩二首

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日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

二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芬勃薈氣椰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採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第蘇州上退之豪放竒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書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輦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梧桃笙以竹爲簞也梁簡文

荅南王餽書云玉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筍也桃竹
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

書樂天香山寺詩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
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
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書常建詩

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重以爲不可及
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耶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
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
謂柳生李白尙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强云我
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錄陶淵明詩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
疑我與時垂縵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樓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誰非迷且共歡此飲

東坡集卷之四
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
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
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不長
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
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
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
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
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書淵明飲酒詩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已矣人
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淵明詩二首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
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

多事矣

二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
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
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
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义手而語
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
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
異亦所羨爾

書薛能茶詩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
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
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書樂天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
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高僧行道處天
香桂子落紛紛唐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
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蹟後四十七年軾

東坡集卷之十四
南遷過度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怒使黔婁生覆戶無
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
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鹿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
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即後卒汚
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
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日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蠛蠓也梅聖俞作日蝕詩
云食日者三足烏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也戰國策曰日月暈於
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
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日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
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
從今至歲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
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
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旣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
過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
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
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
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竟已游懷人淚空垂
孤生易爲感末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遲回只自知誰歟後來者
當與此心期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紹聖三年三
月六日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

身城集卷之四
三
劔鉞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問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鉞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書李嶠詩

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李嶠詩也蓋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嶠輩得稱雄耳其遭離世故不得不爾甫中聞鈴且猶涕下嶠詩可不如撼鈴耶以此論工拙殆未可也

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而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替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墜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顏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畧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眇彼梁魚遠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

其度亦將窺我蟹蹙而去京之意蓋日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
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所惡也彼
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為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
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為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類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
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鷗洗翅呼酒聞上急水旱作耻平途
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
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川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

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遺闕已卯正月十三日久
早微雨陰翳未快

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載
之

書韋蘇州詩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景文死
不知今在誰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
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

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杜子美詩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下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
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
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
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
巫山女鹿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後
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
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
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
寒儻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書鄭谷詩

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
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扁舟簞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
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

書王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無滋味
已且爲餽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後兩句云預先着酒澆圖教有
滋味

書柳子厚詩

柳柳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
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
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
離憂元符已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書柳子厚詩後

已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僖耳日與予相從至庚辰三月乃與贈
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惟一事日
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記永叔詩孟郊詩

歐陽永叔嘗之孟東野詩長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
得多少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日時無英雄使豎子

東坡集卷之十四
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
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
感之因題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利方其盛壯時爭奪
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
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
沉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
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于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于酒耳何
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
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舉殆是同病也

書黃魯直詩後二首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
無補於世也

二

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
則發風動氣

書陸道士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出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梅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尊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

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上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為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予為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麗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

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麗
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
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
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奇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憫而後
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
之汗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
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

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
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
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斷作雖間有
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庸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
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
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
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
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

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集卷之六十五

題跋 詩詞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臆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真迹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書贈法通師詩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料得而今似我能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屣場屋今何爲乎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年二月日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意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規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謝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記子由詩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畱小詩三首葱蒨門前路行穿翠密中却來堂上看崑谷意無窮天矯庭中栢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

東坡集卷之三
頂轉龍腰窈窕山頭井泉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輓轡聲子
由和云岩堯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眼力窮盤曲
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與亡須一吊范叟臥山腰孤絕山南寺僧居
無限清不知行道處空聽暮鍾聲子由詩過吾遠甚熙寧十年八
月四日子瞻

書諸公送鳧繹先生詩後

鳧繹先生既歿三十餘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識其人而得其
爲人先生爲閬中主簿以詩餞行者凡二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
勝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餘年而凋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
先生之盛德想諸賢之遺烈悼歲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屢變故
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題文潞公詩

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畫省洊歲守坤維久浹于藩任常分乃瘖
思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堯咨按部壺漿擁行春茜旆隨握蘭班已
峻拔薤化方施吏服蒲鞭耻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
絲每見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吏更褰帷好續循良
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渤海繩皆治葵丘戍及
暮佩牛登富庶負虎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

室暫輟阮咸塵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卽移
墀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璫簪縈別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
俗多吟蔽芾詩賦嘗得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
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人馳騁畧無遺者下迨曲技
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
豈勲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
其積之也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自記吳興詩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窻幽更妍盆山不見
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記所作詩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吾
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
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
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礪其齒

書曹希蘊詩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

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踈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其言乃劾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歛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評杜默詩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字師雄者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門前老龍天子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咲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書翟遵度詩

佳城鬱鬱頽寒煙飢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枕霜拱木落

鴈橫天浮雲西去不復返落日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
與螻蛄論大年翟遵度自兒童已能屬父落落有聲一夕夢子美
誦平生所爲詩皆集中所無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之云耳

題子明詩後

并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墓願
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
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
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
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朽然爲世之廢物
矣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
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
大觥醉眠矣魯直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慨慷大節乃不愧此翁得逢世祖英睿好
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妻悍妬甚僕少此一事故
有勝敬通之句

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
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畧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
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况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
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

書贈陳季常詩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汙字韻詩一篇季常不
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
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書遵師詩

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
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答云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
覓寒溫元豐七年五月十三日

書葛道純詩後

淙汙絕壁散靈煙翠洞深崑際松風清飄飄洒塵襟觀蘿玩猿鳥
解組傲園林茶果邀真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
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與高安葛格道純同游廬山簡寂觀道
純誦此詩請書之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

和仲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興廢不可必治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
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閔元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
過此留詩十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書子由絕勝亭詩

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滿長天宜落日江吹曠野
作驚風爨煙慘淡浮前浦漁艇縱橫逐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
須子細問南公蜀州新建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跋翰林錢公詩後

軾齟齬入鄉校卽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八年正月二
十日

題別子由詩後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吾豈敢試向伊川
買修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水玉想見茅簷照水開兩
翁相對清如鵠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留
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
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軾書

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白髮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類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

書黃魯直詩後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記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顧哉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
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
修竹寺參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歎曰此郎君
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書綠筠亭詩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燾亂日影萬千長谷鳥驚砮響
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解聽北窓涼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
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
之子瑄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旣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飢寒窮困本書生常
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
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
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書黃泥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藁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

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
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元本
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
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母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曼墨
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懋寂圖詩

并魯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
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懋寂寞龐眉皓首無住着偏袒石肩露雙
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懋寂圖子由題

云東坡自作蒼蒼石叢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
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
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
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
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
直書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

東坡集卷之三
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續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雷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塗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摠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擦否或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爲兀擦也

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二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奏~~會故數往請伯時伯時苦水悻悻不欲食作欲碾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饗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右盤未渠透坐窻不邀令人瘦貧馬百醫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勒遠行夜聞鬻草風

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重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
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之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
紅蔡天啟晁無咎舒堯文寥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
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馱頓風塵亦思歸
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二月六
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書

書鬼仙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
蓋頭歸

江上橋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橋竿
笑殺儂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蟲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
巴陵道

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
不堪着

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
更折看

酒盡君莫沾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東坡集卷之五
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啟會于伯時齋舍此一
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
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花
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記白鶴觀詩

昔游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也詩云仙人
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毫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

誰

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涓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
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愛之不知何人詩也

記西邸詩

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
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
何況真箇是

書出局詩

東坡集卷之三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
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
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
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
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
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床乃爲樂耳元祐
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

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

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

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

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過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
更曉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槌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
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
事樂耕耘可以並駢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

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讀文宗詩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世未有續之者予亦有詩云臥聞疎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書辯才次韻參寥詩

崑栖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爰驚
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閣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
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論此語
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
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
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安**食安能如此壽耶

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
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鰈魚知夜永懶同胡蝶爲
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
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所和回先生詩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
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貧自是病神仙可學
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熙寧二年八月十九

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
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才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
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借道其事時東老既沒三年
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借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借字君與
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記里舍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田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
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卽云夏雨淒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
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題鳳山詩後

楊君詩殊有可觀之言長韻尤可喜然求免於寒苦而不可得悲
夫此道之不售於世也久矣

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邑弄春之語是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
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觀於汝南東閣

書潁州禱雨詩

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祠極靈異乃齋戒
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願信道教沐浴齋居而

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
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填渠夢回聞剝啄誰呼趙陳予景貺拊掌
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譬之長官請客吏請客曰日
主簿少府我卽此詩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
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旣感歎龍公
之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
出追詩云吾儕歸臥髀骨裂會友攜壺勞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
勇過我

書季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
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
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
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
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
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
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大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
年十二月初四日

題梅聖俞詩後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醑醑比祇欠溪頭
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
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
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跋再送蔣穎叔詩後

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扈駕詩賦和之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讖正
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賦
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識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
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
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謂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
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
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
小人少知自揆也

書石芝詩後

中山教授馬君文登人也蓋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詩同賦一篇
目昏不能多書令小兒執筆獨題此數字

書蜀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竒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竒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他有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蕭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書彭城觀月詩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槃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

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窻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
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潤州道上詩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
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只有殘燈不嫌客孤
舟一夜許相依僕時三十九歲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
在惠州守歲錄付過

書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
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
旣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
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題秧馬歌後 四首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
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
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
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
君瑄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

寸及乘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
欲作秉道書又懶此間諸事可開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
果妙摠禪師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
二日軾書

二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
偃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
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三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
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
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年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四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
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曼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
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
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書陸道士詩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
擲得善子羅浮頽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各董羹坐客昔稱善詩
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谷董羹鍋裏擲盤游飯碗中東
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
以澆佛瞿天子無言但嚙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
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
家無一錢但有書二萬軸畫數百幅耳

書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
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景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
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書景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景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
中景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
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閑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
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

東坡集卷之三十三
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
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二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

記虜使誦詩

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
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擒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鬪先紅
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
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半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
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
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
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
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
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
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
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
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
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
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
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
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
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因新矣泉何故新荅云
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時以記其事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 賈黯 宋敏求 司馬光

王安石 蘇渙 王疇 邵亢

元絳 王純臣 呂夏卿 張瓌

何涉 謝仲弓 陳洙 胡恢

王舉正 趙槩 張揆 曾公亮

王珪 王洙 曾公定 胡宿

范鎮 李復圭 張芻 吳幾復

范百之 晁仲衍 石揚休 李絢
宋敏脩

右三十三人

丁度 郭勣 齊廓 馬仲甫

令狐挺 施昌言 呂居簡 孫沔

劉瑾 馮浩 黃灝 韓鐸

李師中 辛若渝 李壽朋 劉參

張師中 李先 楚泰 洪亶

周延雋 錢延年 解賓王 黃從政

孟詢 閻顥 謝徽 張攷

吳可幾 范寬之 張中庸 鮑光

閔從周

右三十三人

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
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
士之美也昔柳宗元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史
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余於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記泂流館詩

簾卷窻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泂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瓊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

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書秦少游挽詞後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

書聖俞贈歐陽閔詩後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栖在桂林鳥哺不得其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

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白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無復歸日冥
蒙奄靄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
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灑瀕
黃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
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
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
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
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
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旣沒未有甚
顯者豈張九齡姜公

出於唐乎真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

今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
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侔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污累之乃書以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書蘇養直詩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日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昔在虔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儂君沔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題楊朴妻詩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

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又昔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楊朴妻贈行一絕因覽魏處士詩偶復記之

書黃魯詩

章魯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哈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寧答曰手持東嶽送來黃魯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魯果死

書過送曇秀詩後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重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余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今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

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豈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今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鑄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

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祠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記夢詩文

昨夜欲曉夢客有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不修以賊其牛元豐七年三月十

一日

記夢中句

昨日夢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厨余甚領其意或曰真
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厨余曰真卽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
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書清泉寺詞

黃州東南二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徃相田
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鑿而聾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
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云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
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蕪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

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
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莫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
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
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
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旣而晒前言之謬復作
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
云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

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書子由夢中詩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鷄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却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子道之書以遺遲子

記鬼詩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蒼黃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記之

題張白雲詩後

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

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
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
年九月五日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
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
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
哀哉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
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
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
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
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
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

此俊傑人乎悲夫

身切集卷之三

三

